



缘动力

Meta-vitality

丁捷作品

丁捷作品

Meta-vitality

缘动力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20014 NANTONG, JIANGSU PROVINCE, P.R.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缘动力/丁捷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9-6546-8

I. ①缘… II. ①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1602号

书 名 缘动力

著 者 丁 捷

责任编辑 赵 阳

刘 佳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546-8

定 价 29.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部分 我的罗马我的缘

文学刺青——致我们的青春	003
问路	014
含泪的眸子	018
同桌的你	025
初恋	030
芬姐	036
有极无极的人生	042
“小四川”	047
铜陵一宿	052
阳灯	058
斗富农	063
月光里的松碓	069
快乐的祈愿	074
静悄悄的流浪	079
我的父亲	084
你看你看那雨的脸	129
麦当劳里的小乞童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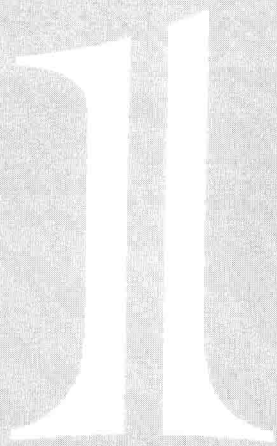
得克萨斯的南艺	138
遭遇神圣	142
师爱永恒	146
书生意气	152
爱是云是莲又是蜜	157
日常里的感动	162
走进巴彦岱	168
好语文等于好人生	171

第二部分 你的一半你的爱

青春期佼佼	181
英雄之脊托起的太阳	206
白色花季	222
老师,你为什么哭泣	234
一个旋律六支歌	248
你是一颗红草莓	267
郑小舟与自己的一场战争	283
初夏的颤栗:毕业故事	296
代后记:发现缘动力	315
新版后记:温情的回复	317

第一部分

我的罗马我的缘



文学刺青 ——致我们的青春

导读：我的内心，有在青春期时被文学培养出的审美和情操驻守着，她一直帮助我驱除世俗的邪恶和丑陋，向着善良、率真，向着美和丰富，向着人类出发地的纯净精神家园调整人生的脚步。

（上）

我小时候体质很弱。身子长，脖子细，路走急了都会喘得接不上气。打量自己浑身上下，除了脑袋比同龄的孩子大一圈，其他没有能亮得出相的地方。作为一个男孩子，我参加男孩女孩都参加的集体游戏，比如追逐一类的，我始终跑在最后而成为别人的俘虏；若是打架，每次必定被小伙伴放倒在地上，有时候被当马骑，饱受“胯下之辱”。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跟一个姓顾的同学打架，被他轻松地撂倒，从一个土堆子上滚下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疼痛了好多天。老师知道后，把那个同学喊到办公室，罚站了两节课。那个同学回到教室后，径直



走到我的座位旁，命令我起来，我就乖乖地站起来，眼看着同学从我的屁股底下，抽走我的凳子，砸得稀巴烂。他说，你让我站两节课，我让你站几天。上世纪70年代，小学的条件很差，砸坏一件教具，确实要好多天才有可能补上。我就站在座位上，手足无措地掉眼泪。同学中有一个是我要好的小伙伴，上来就跟那个同学打成一团，而我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和勇气爆发出来。我的卑怯就在无数次体力较量的失败中慢慢地养成了。卑怯的孩子必然有些落落寡合，也会去找与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消遣方式。看书和写字这种极其独立性的细活儿，自然是我首要喜欢的。

我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是父亲手提包里的一本《青春之歌》。10岁的我读这样的长篇很困难，太多的生字词阻挡着我的阅读和理解进度。那时我住在父亲的单位，父亲众多的同事，都成了我的识字老师。父亲说，读书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才能专心，才能沉到书的世界里去。他索性给我买了一本字典，要我自己解决阅读中的问题。新字典被我翻旧了，我也就读完了它。一本厚书的神奇，使我小小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记得那个夏天在南通城北郊的一个小镇，父亲的单位大院的凉榻上，我望着无垠的夜空，挂念着林道静，那个美丽的倔强女人，像哪一颗闪烁的星星，向我眨动清澈的眼睛。这本小说，为我埋下了多情泛想的种子，更是激荡出我内心深处的一种面向未来、跨越人生坎坷的勇气。人原来是不一定需要一副健壮的身子骨才勇敢，才可以创造惊天动地，人的一股劲来自身体的深处，来自意志、情感和精神——而这些东西，跟身体的强壮未必有太大的关系。我懵懂的世

界里多了神奇的醒悟。一直到现在,我看见那种大眼素衣、性情倔强的女孩,都会隐约产生莫名的敬意,她们在我眼里,都是一种启蒙者的形象。

我最早接触的诗歌是毛泽东诗词。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小学生,能流利地背出好多首毛泽东诗词,也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为此,我受到了许多表扬,也获得了一些当众表现自己的机会。这使我朦胧地意识到,我已经轻松地迈过了身体瘦弱的门槛,获得了其他更重要的力量证明自身的价值。父亲乐于让我待在他小小的单位,向他的同事展示我的这种“才华”;班级搞课余活动,老师会请我上台背上一两首。你看,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我没能说好普通话,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几年前,我用家乡土话声情并茂地朗诵表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竟然成为家长和老师的骄傲资本,是一种怎样乐不可支的情景啊。

小学高年级时,父亲送我到无锡的姑妈家住了几天,路上要乘轮渡过长江。我的老家在长江北,离江边很近,但渡过长江,那却是第一次。看看江水滔滔,如此壮阔,想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可以一步跨过长江,我都能看见自己眼睛里的惊异了,我小小心潮也懂得起伏跌宕了。我在姑妈家就写了一首“诗词”,模仿毛泽东诗词的语气和风格,大大地抒发了一通。这首“处女作”的第一读者是我的表哥,他当时已经是无锡北塘中学的一名中学生,正在身体发育,天天热衷于用哑铃练胸肌和修剪自己的小胡须。他大大地夸了我一通,并把这首堆砌了很多成语和排比的东西,拿给姑父,一位我们敬畏的江南工具厂的革命工人审阅。工人亲切地摸着我的脑袋说,好啊,中心思想光荣,文才闪闪发光,歌颂大好山河,缅怀伟大舵手,是一篇革命浪漫主义的优秀华章!我记得工人姑父的灵感那一天跟我相约似的多,满口出来的都是



革命干部的华丽辞藻。他还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诗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对又红又专下一代的成长是欣慰的——他特地让姑妈在晚饭中加了一道“红烧肉”，说用毛主席喜欢的菜奖励我，说全家人是跟着我沾光开荤的呢。

我一直把“红烧肉”看成是我的第一笔稿酬。这好像也是我写诗历史上得到的最实惠的一次回报。

进入青春期后，我已经是我们家乡有名的小才子了。我常常想，没有什么比我们这代人更幸运的了，多情的青春期正好顺应了上世纪80年代的煽情的崇文风气。父亲经常出差，无人管教的我，便整夜整夜的偷读父亲借回的文学书刊。白天上课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翻腾着语言和情绪的海洋。初中二年级，我开始偷偷投稿，装着大人的语气，在自己的“作品”前给编辑写信。这一年，我的处女作发表了，一篇故作老气横秋的文艺杂论《山不在高》出现在《文汇报》的《文艺百家》副刊上。这件事在小镇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的八元钱稿费寄到学校的时候，老师们传阅着，一直传到了校长的手里，并由校长亲自交到我的手上。我把八元稿费狠狠地规划了好几天，才造出了一个支用计划，并实施：我给妈妈买了两双袜子，我看到妈妈的脚因为多年的劳作而裂开了千百条口子；我给一个小伙伴买了一盆当时流行的塑料花送他，因为他好几次在镇上的小书店帮我凑钱买书，我至今保留着这个小伙伴当年帮我买的70年代版的《鲁迅选集》，还有路遥的那本让我如痴如醉的《人生》……做这些事，让我觉得自己很有用，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用现实的方式去回报情义，并感知这种自豪与幸福。

从那时起，我一本正经地“开始了创作生涯”，零星地在各地报刊发表文章。那时候发表文章并不容易，我们能看到的出版物极其有限，园地少，名家占据了绝大多数版面，可供刊登自由来稿的天地很小。也正是因此，只要能发表几篇文章，在一个地方引起的新闻效应，相当于现在买彩票中大奖在一个街道的反应。我在家乡百姓的眼中，变得“举足轻重”，备受关注。记得有一学期我落选了“三道杠”，我简直无地自容，觉得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放学的时候等天黑了才敢回家。而家乡一个很有名望的老先生，竟然真的拄着拐杖在路上拦截我，他觉得我从“三道杠”降为“两道杠”，已经严重得“丢家乡人民的脸”了。想起当时老人家严肃的脸和拿捏的腔调，至今我都忍俊不禁。

我考进中国中等教育界著名的江苏海安中学后，进入了青春发育的加速期。内心对荣誉感、力量感的狂热追求，通过写作向外泛滥。在老师的纵容下，我丢掉了中考时成绩出色的理科，选择了文科，一头扎在文字堆里。老师指导我不要呆乎乎地投稿追求发表数量，要去拿奖项，为自己和学校争光。我的温顺性格，决定我会迎合大人和社会的需要，我很快掌握了写获奖作文的技巧。我在高中时代得了二十多个省级以上作文竞赛奖项，喜报经常出现在学校的布告栏，学校把我的奖杯和大照片陈列在校史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一举夺得由江苏官方组织的全省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和散文组第一名。那一年正好是我的毕业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我受奖的仪式上，免试录取了我。当时的大学校长谈凤梁教授、中文系主任王臻中教授和写作学教授何永康先生，都是国内著名的文学专家，担任着社会团体和学校的要职，却都亲自了解我这个毛孩子的情况，抽出宝贵的时间找我谈心，过问录取手续办理的情况。《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语文报》、《中学生文学》、《少年文史报》、《春笋报》、《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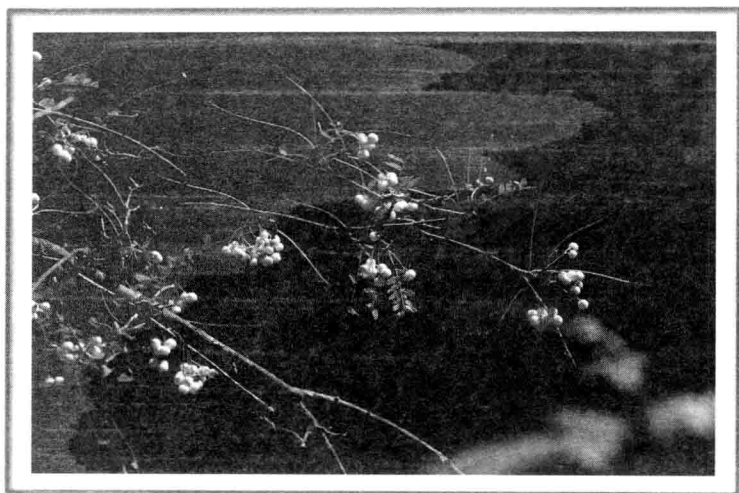


许多活跃的报刊,推介我的作品,并专版介绍我。我还获得过“杰出少年”、“校园小作家”等诸多当时时髦的头衔……文学为我赢得了很多偏爱。我那时候立志要做中国一流的大作家大诗人,追求荣誉的狂妄经常让我自己神魂颠倒。

(中)

我们家乡古有大才子冒辟疆,今有著名诗人沙白。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了“伤痕文学”之祖卢新华,再后来有了著名的大学生诗人张小波和中学生诗人小海。卢新华家离我家不到五里路,张小波的舅舅与我的父亲是工作中的伙伴,小海是从我们的中学走向南京大学的。他们成了我具体的偶像。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我即将走入的金光大道。他们同样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最羡慕的人,用今天的话说,是“超级男生”。这些人的光环逐渐把我们聚集到一起:在地方教育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组建了“苏中中学生诗社”,创办了诗歌刊物《清波》。这个团体吸收了苏中地区二十多个中等学校的文学社负责人作为骨干,最高峰时,二百多名社员遍布苏中的学校。作为这个社团的发起人,我和一大批文学少年,为该地区的文学潮流添了一支强劲后浪。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当时“中学生文坛”不可忽视的成员,长大后大多成为各个行业的佼佼者。

我们写作,办刊,还大量开展文学活动。我们在如皋老城举办的苏中中学生文学笔会,到会文学少年达四百余人,恐怕创下了当时同类活动的规模之最,当地政府为我们安排



专车，食宿，文艺专场。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如皋师范学校大礼堂、如皋人民公园的大草坪上，人头涌动、青春勃发的热烈。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极端的亢奋之中。今天，当我们看到“超级女生”现场的沸腾，我觉得那样的“辉煌”，我们的青春一样拥有过。

想想当时，我穿梭在这些激情的同龄人中间，自觉几分少年才子的挥洒，几分被拥戴的神气。用一个成人的成熟眼光看，这一切是不能作为陶醉的酵母的，那是幼稚，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热。长大后，我也曾多次在言谈和文章里自嘲过这种浅薄。可后来再一想，那种青春对非物质的世界的沉湎，是多么的可贵。我们成熟的时候看似把握了世界，但总是把希望和快乐迷失在现实世界里，其实丢失了许多精神的领地。人如果能多一些光阴在这种浪漫中度过，人生漫长的世故、沉重和无聊，会减去很多！一位睿智的长者坦诚地对我说：看完世界，才会回头看世界；回头看世界，才知道精彩在世界的开头！

（下）

不过，大多数人无法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切实际的状态中。我对文学的偏执和依赖，在参加工作进入现实生活后，处处受到碰击。茹志鹃老师在对一篇散文的点评中，说 I 流露出写作功利主义的倾向。而我对工作状态的缓慢进入，以及处理生活细节上暴露出的迂拙，也使我时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后来我基本意识到自己并非天才，天才也

不会为荣誉和财富去创造，所以我最快的速度，调整了自己，着力于工作和普通生活的建设。此后，我很少为了外部需要而写作，不为写作而进行的业余阅读，更使我获得了读书的愉悦。我当一个守法的市民，当一个认认真真料理琐碎公务的小干部，良好的营养，平庸的生活，以及自我压制起伏的内心，使我摆脱了少年儿童时代的清瘦文弱和卑怯。而青春才气，就是随着这样的生活选择枯萎的。可见，大学毕业后进入现实社会，我不再是一个作家，不再是一个诗人了，因为作家诗人既不是一种身份，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性情的属性，以及对这种性情呵护、坚守并继续发扬的精神姿态。好在这么多年，我在内心里，没有放弃努力做一个依然崇拜作家诗人的人，依然在摸到文字时倍感亲切的人，对纯真的感情有抒发欲望的人，对美好的世界有无限向往的人，对虚伪和邪恶有痛击冲动的人，对自己有约束有要求更有精神激励的人。我的内心，有在青春期时被文学培养出的审美和情操驻守着，她一直帮助我驱除世俗的邪恶和丑陋，向着善良、率真，向着美和丰富，向着人类出发地的纯净精神家园调整人生的脚步。

有时候人越在俗处行走，就越是不能从俗中自拔。但这个时候往往有残余的理想和浪漫在抗争。我的第一本诗歌集《叩响她的门环》，是在工作后不久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少年密友荣成，是我出诗集的始作俑者，他不断地从非洲、从巴黎、从北京打电话来，激发我回忆少年时代文学带给我的荣誉，并说丢掉阅读与空灵思考的习惯，是可耻的异化。他怀着对我固执的偏爱，在我的内心深处兴风作浪，拼命地要把我这个快速进入世俗生活的庸人，喝令回头。我感到愧对他的“培养”，但又怕失去他这么可爱的朋友，也就拼命地收罗过去的诗稿，偶尔（多么少得可怜的偶尔啊）也写这么几句新句，也就有了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沿着爱的方向》，以及正在编辑出版中



的《天生天真》。

我的少年文友们，不管他们现在从事的事业是否与当年的追求有关，他们都没有放弃那种激情在内心的延伸。我们是属于文学的品质，又在一个诗歌泛滥的年代，用青春在社会的熔炉锻造过。我们像刺青的少年留在肉体上的印记，因色素沉浸于肌肤而终身难以拭去，我们的人文精神，也浸润在灵魂深处，简单的几十年岁月，哪能消解呢。不仅如此，这些“刺青”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不甘心堕入平庸，不要被人生的挫折吓倒。甚至能够坦荡地对待突如其来的一些灾难。比如，1999年，刚“奔三”的我突发急性恶性胆囊炎和胆结石胆管梗阻，在连续五天高烧昏迷后生命垂危。医生一方面下达病危通知，一方面准备带着高炎症做剖腹手术，争取着生命的希望。临入手术室的那个下午，我在清醒的空隙，还戴起眼镜，看完了床头的当天晚报。边看报纸我的心思边急剧激荡。望着担忧而流泪的家人亲友，我放下报纸，跟他们谈笑风生。我说，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会很快恢复健康。我的坦然果然医治了他们的忧伤，也振作了自己的精神。在经过一个下午的手术和一整夜的昏迷后，我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醒来，明媚的阳光落在雪白的被子上，我真想带着满身的插管跳舞。来自记忆和心灵深处的乐观和浪漫，是一种强效的生命催化剂，它激发着我的肉体 and 意志，去战胜任何灾难。医生吩咐疗养三个月才能上班，可我一个月后就投入到工作中去了。2005年，在收到我的援疆志愿书后，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派我到新疆工作，问我是否发自内心的愿意。而此时我的口袋里还揣着另一个通知：省委选派年轻干部赴德国